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三

金 元好問 撰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峙南服重兵所宿無倍諸道故廪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令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于山

賦庸于兵心計手援百堵皆作𥂕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予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嘘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蟊螣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𠜲夷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

于道廪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冐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丈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公為徐為陜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

力民事二十年于兹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甓廣狹陋為宏敞增卑濕為爽塏導壅蔽為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暵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廵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其屬吏也知公為詳故弁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

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名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與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盖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

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寛士明于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勑率作興事必于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于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者耆雋快如刃之發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

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于隳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為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為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為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吏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工之人以徒隷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尚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于此夫以天下銓綜之係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隷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録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

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為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為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内史之所分乃今僑寓于編户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為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

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為民居𢾅漏邪傾風雨弗庇俟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與廚庫井厩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内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即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于人勞其心者逸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為夫豈人情也

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材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間君子以為不智可也故予樂為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創開滱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滱水新渠記為請曰滱水之源出于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畤遂為

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横山為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爾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尒朱丘村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為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為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于興造復以渠為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曖昧甲乙鉤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

至以水田為請承安中吾里齊全美率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佽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上下適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忻快驩呼動地出乎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埀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

合而後可然繫于人事者爲尤多曩余官西南鄙之屬邑多水田業户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

乎刈夫非大變之後無不争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胳合彼已分利孰為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于必成況創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强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黙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

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鍤投袂隨為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于貿遷之術旱暵為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為焚尫暴巫禳禬家之所悞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浄瀫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欝欝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孫倡而合衆力一善而兼萬夫蹔勞而有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

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丘壟特沮洳之濼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于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内有限纔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廕當補官州牒巳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

班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蘇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與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為予言子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為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閑之義也古之人隱于農于工于商于醫

卜于屠釣至于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
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
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
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
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
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
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
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壠斷利嘴長距爭捷求售以與

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晏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歎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所知

棄藥竟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為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强為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

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强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檝滙為巨陂派為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毁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惟神之為歸割牲釃酒日月不絕宫庭靖

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兒
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别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
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
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
驛使賓抵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頹毀也力為新之起于
辛丑之正月而成于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
廟之在吾晉有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
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

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于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為鄚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改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既都燕陞縣為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偃蹇挾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聳皼而南㝡

爲雄鎭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户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堝肆經畧苗公累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即推侯爲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陳于狼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職矣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

淌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爲部曲兵勢大振淌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爲蕪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爲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于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爲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倚辦署爲幕府計議官兼領衆役侯心計手授俱有成算正

卿悅于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既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醎鹵不可飲食為病淄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漕濼發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為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為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此別為東流垂及東城又

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綿舒徐青綠彌望爲柳塘爲西溪爲南湖爲北潭爲雲錦每當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遊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皷馬閭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爲北衙爲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于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爲之至别第悉然爲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爲之位置髙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

山如見吳嶽于汧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駢指比歷歷可數濃淡霞露變態百出信為燕趙之奇觀也為驛舍為將佐諸第為經歷司為倉庫為芻草場為商稅務為祗供所為藥局為傳舍煖屋為馬院市陌紆曲者俠所甚惡必裁正之為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為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為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為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

蝨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爲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爲佛宇十五曰棲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嚴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棲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侯新意尤爲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于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爲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闕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爲神祠四曰三皇岱宗

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爲樂棚
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
春城内外爲水磑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爲
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
舟也爲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
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隅以復州制
近而四郊周洎十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
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駸乎齊魏之

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帥賈翰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于石曰始吾城無寸甓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立寇則甦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于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絶義以立懦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頡朊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予其有意乎予因為言自予來河朔雅聞

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為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户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純城三十缺制詔以州為府别自為一道并控關陜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𣏌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盻嚬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强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惟强也故能舉

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垣山池溝洫空大茂之林以爲極盡㐲陽之石以爲礎然後爲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志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寛庸調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經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冦君愛利之實于是乎張本予雖老矣如獲見

其成尚能為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達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為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為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

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壊行者病涉久矣而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為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没之下矼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既完潦水不得駢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達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

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古人以慮始爲難改作爲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比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啓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脩飾南門非閉塞之

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為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産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為惠而不知為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之急與不知為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_缺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脩治杞梓

崇峻堂構以爲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棊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以散落於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

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為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葱蒨行布棊列嘉花珍菓靈峰湖玉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為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多為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内夫營建之域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

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板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勑外內不得通其不為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子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為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答必以因心為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惷蔥悽愴蓼莪所述始於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為記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掾

屬凡使者聘報麗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爲賓人所保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爲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内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爲吾家始于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揃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答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顚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孫無

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
為無窮之傳耳子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
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為百行
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
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
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
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
者葢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㦸諸子及其甥覯其身

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逮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温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川賈仲德仲温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

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為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酵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温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温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已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為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尚能眎諸婦補紉歲時獻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未艾也

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荅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違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于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謂

之根于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訖二天以為庇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襴褊之衣弄烏雀于親側非矯飾也唯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為遼習之所變遷是

以敦龐耆艾之士視他郡國爲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
往以横經問道爲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陷于儒
素之業不漸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
餘力則以學大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惇甫無
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爲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
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維其已
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
牲牢不加于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爲兒

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孟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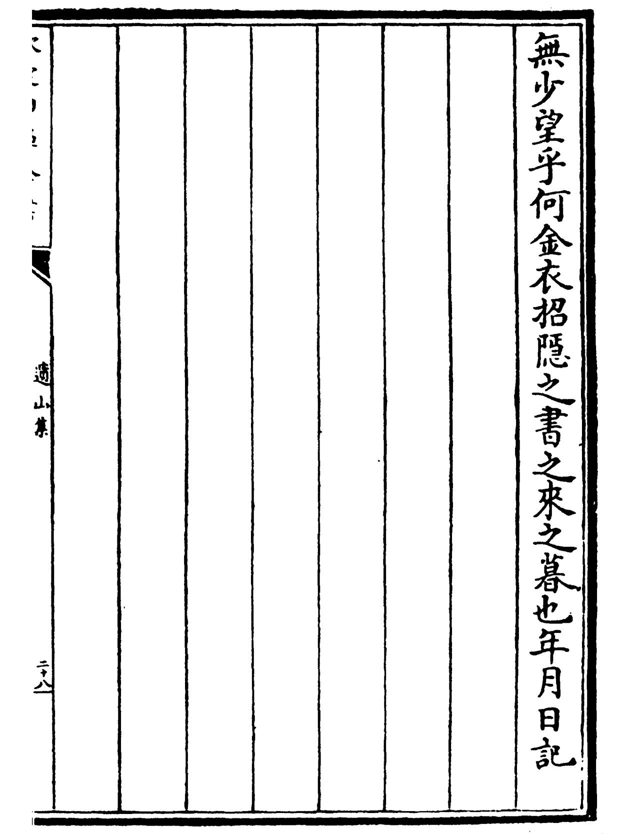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轘轅南為潁谷轘轅嵩高在焉潁谷潁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冥大陘大

熊大茂具茨在焉爲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爲嶽嶽有
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
陽翟爲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㴤覽
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爲比自昔號爲東堂唐人陳寛記
潁亭所見以爲雲烟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
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
區竹木瀟洒迥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
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爲歸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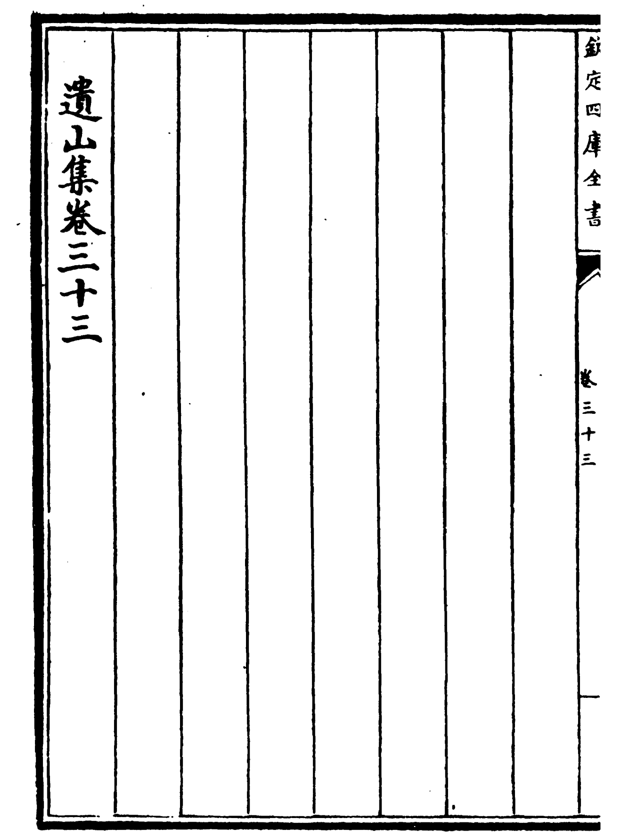
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叅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闤闠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為具館之或旹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棊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

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財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嵬閒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為岩岩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如文章鉅公金玉淵海㵳焉而

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木食㵎飲隱几而坐忘者
極古今取文豈復加于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
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閟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
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釁自附于王丹朱
穆劉孝標之後褰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
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擬釋然矣子歸幸多問
草堂之靈祭軍固佳士而封彫丘方移文以謝逋客君
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



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集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勲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三十四

金　元好問　撰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遼汴梁宫殿題牓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為禮部下蔡州取顔魯公逍遥

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遥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辦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崞山祠因得無競崞山神三字閲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頴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歴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逺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濟叔晦叔基

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
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
馬子安樂少尹仲容胥華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參
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于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
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
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
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
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諜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初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緯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葬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為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琰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為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叅知政事

致仕黄中次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
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
師注之子也次為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
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
出此房次為光禄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
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為知滄州君
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説累
二千言次為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户部侍郎偉節嘗著

勸弟姪修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
都水内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
次爲廕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
焜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
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
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
有言行文筆見於紀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
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

軍耗縣官衣糧而為私門奴隷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
可減孰此為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
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
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
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
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
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
平為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為御

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歷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丈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邛州州新去湯火殺僇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陜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

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輙開倉救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旣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己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為買棺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為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勾當朕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飢民汾

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為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絶之虎無罪且于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

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䘮後舉朝以大安
崇慶爲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叅知政事宜知衛王
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
海陵被弑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得美仕
史臣因誣其淫毒驁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
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
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
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間及

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於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
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黄閣歸來履舄輕
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
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
近長傍弧南侯極星公荅云見説才名自妙年多慙政
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
道尊何敢望漢庭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濫及
見風鵬上九天公又勅諸子賢卿臺掾翔卿閤門凡其

京師用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奨借如此某北渡後㩎
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為名進士資
禀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歴平
陰簿提領堂邑歳課提㸃河倉恵養疲民歡謠載路某
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
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
知三十年來吏數誰令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
池三歳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

邑却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顧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奕葉公輔宋以來丈士極口稱道如蔡内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顧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于後世槩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

河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閒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于閤内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蕘後引其閒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書向在内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

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爲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蔡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旣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爲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别太甚鏝剌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

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枉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文章而昧于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乎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于聊城寓居之西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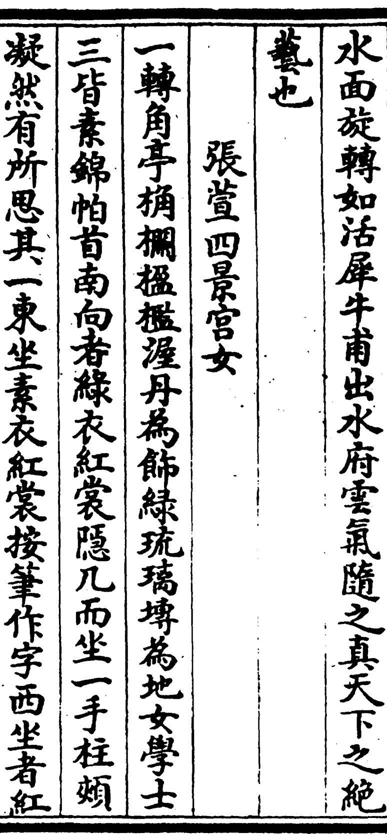
畫記二

朱繇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憑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提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冑䠶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

重崖之下一鬼卒横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魅赤體倒抜一樹根見而末出也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磔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獰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颭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掖龍而行一椽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頟珊瑚大珠浮行



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絶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桷欄楹檻渥丹為飾緑琉璃塼為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緑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内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

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
衣紅裳人剪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
錦帕插之髻鬟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
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
如重戴而無涯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
帶縈之髻鬟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
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
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為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
花藍紗映生衣紅䌷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
人環氷盤坐一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
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蕖鵁鶄一坐
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
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桉上二籐杌在
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内人冠

髻著淡黄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
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
擣練練有花今之丈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
黄之句為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彎不為
無意樹下一内人花錦冠綠背褡紅繡為裙坐方牀繒
平錦襴箱一女使展紅襴托量之此下秋芙蓉㵎漿湖
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内人坐大方牀
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

下垂尤顯然一膝跂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秀緞二女使掙素衣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為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獰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蜮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桷閣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蓊紫葳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羃首衣袖寬博鈎簾而坐如

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尊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班不知何物為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匝其中凍鴨並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游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為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

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
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
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
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槩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
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
故宮顏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髙甍畫
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
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

甞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兹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遥望此山如在水中葢歷下城絶勝處也華峰之東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

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爲函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今但兀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蠍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濼水源也山水滙於渴馬崖洑而不流近城出而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没脛故泉上湧高三

尺許今漫流為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為靈泉庵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為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

泉今湮沒土人能指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
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泠水與之較者中泠每升重二
十四銖此泉減中泠一銖以之瀹茗不減陸羽所第諸
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
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泰澤潛行地中復
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温逾墳城入
於河溢於滎洑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北會於汶過
歷下濼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

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幷錄之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顔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為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黒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簟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比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

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栅栅之水名繡江
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叅佐張子鈞張飛卿
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
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
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鉿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
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為巴葢
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葬峊山之西者知西南
小丘為峊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

碑石出壙中葢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𥙷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𥙷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為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没顧揖

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游覯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于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

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絶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不若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臯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彦元廟記云盧城圯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

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為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馬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牓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巖寺亦

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絶景亭在方山之下絶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

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
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狀叔文蘇轍
子由吳栻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
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
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
曰秦觀日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
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
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

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録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燬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嵓嵓亭山水自溪磵而

下就兩崖為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屹
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絶勝處也州門
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神壇壇南
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克
罴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
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
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憪
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

所有萬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杜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剥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

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崞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别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

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种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鴈門鳳凰山為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

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嵓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容登南樓亡友蘇華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欄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為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為言是則夙志為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

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孫守正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為此觀黄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為來儀觀觀在

山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
之絶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
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
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為之反復數
過始見崖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
籙自嵩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為立觀
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
為言而訛為質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為言亦轉而為

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隠案圖誌求故實嘗為辨之天寶元載敇天下𤣥元廟有頽毁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逺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煉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為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葢唐以𤣥元為祖天長者以肩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𤣥馮遍𤣥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别

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
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王以後十
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勅書碑唐
以後荐經喪亂焚毁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
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
邊安撫司公事王蘜書觀之東有養虎峰飲虎及五斗
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
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

仙峯傍有五湲樹北有王母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有洗湲池湲與參同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為識凡洗湲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

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
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
並有留跡代州壽寧有詩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
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瓈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
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
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
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陰閑立白雲嶺要去
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攝禁書廳鶴齋壽

四字題云廣寧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皡子西曾次韻子西於詩號爲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佛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爲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巳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

以為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為無意也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處綻補之氣韵古瞻望之知為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為猛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陰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笙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之之和持莊煉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

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雲烟草樹濃溶覆露不雨時須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為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為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

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巳本房既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户計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黄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

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
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歿
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
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闞中夔
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于桓州贈不仕生二子
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
武欲廕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
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于章丘備歷艱

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摧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户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爲尚書省令史雒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録事判官果以政績聞召爲户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榷貨兼户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

調孟津縣丞竟以寃憤感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旻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廕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輙預作冢墓以寄

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
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
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爲之説
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
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
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
乃有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爲厭勝之術戀

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必向之而
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冡棺時或引客
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
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策作範
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
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黄堂
上表聖之言尤為殷重吾意子顥業方伎頻值喪亂閱
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闇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辦夫

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為作壽冢記吳氏世為東平人祖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吏仕為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修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令賈文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辦夫童丱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惸獨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樂局樂童東宮即大位

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卵翼之報喪祭殮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為其弟姪殖産畢兒女婚娶最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

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修
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
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
冢以爲他日迎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爲
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
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
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
妄有屠滅者愬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

鬬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并所
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盂五臺阜平軍東
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
侯設方畧鬬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他
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
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為計乎又謀於州之士
僕僭為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
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

揶日月為含譏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畚鍤後遂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為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髙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題死期作棺櫬置黄堂上飲食

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
崖異邪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
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
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
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集卷三十四